

## 海頓

音樂家約瑟·海頓(Franz Joseph Haydn,1732-1809)，“貝多芬的老師”，“交響樂之父”，似乎是他的中間名字。

海頓不像巴赫和莫札特出身音樂世家，也沒有早獲宮廷和教堂青睞；像生於旱地的嫩芽，從早就與生活搏鬥。

1732年三月三十一日，生在奧地利和匈牙利邊境的羅瀘(Rohrau)，是個內陸的貧苦村莊。那裡雨季會有河水氾濫，炎夏酷熱，得防野火。他的父親是個造車匠，造車給別人乘，自己無分，只與貧窮結緣；母親原是當地富貴人家的廚房工。約瑟是他們第二個兒子。他從小表現音樂天才，五歲就會音調準確的唱詩。但家裡的孩子繼續出生，父母那有可能供他去學音樂！他們期望他將來成為學校的校長，或作一名神職人員。

有一天，有個遠親名叫法蘭克(Johann Mathias Franck)來訪，他是附近的海恩堡鎮(Hainburg)學校的校長，欣賞孩子的天才，願意收他為學生，就寄住在家裡。那貧窮的好心人，自己孩子逐年增加，收入有限，吃住並不理想。不過，六歲的孩子受到基本的啟蒙教育，學讀書，寫字，宗教並音樂。後來，海頓說：“我至死都得感謝他，他教導我那麼多的東西，雖然我挨的打比吃的還多。”只是不能夠滿足他對音樂的興趣，像不能滿足發育中孩子的胃口一樣。

就在這時候，柳特(Karl Georg Reutter)來到海恩堡。他是新任維也納聖司提反座堂的音樂指揮，發掘天才參加他的詩班學校。海頓的父親同意他去。在那裡的幾年中，學拉丁文，寫作，數學，器樂和聲樂練習，很快學完了基本的作曲理論，要更上一層樓就不大可能了。不久，他的嗓音變了，對男童詩班歌唱團已經不適合。但何去何從？

十一月的一天，十七歲的海頓，只有三件襯衫，一襲外衣，口袋裡沒有錢，流浪在維也納的街頭。正在為夜宿何處發愁的時候，遇到了認識的詩班歌唱者司磐格勒(Johann Michael Spangler)，同情他的困難，接納他到自己的一間小閣樓，與他們夫婦和一個孩子同住。

不久，海頓在一個教堂詩班找到一個職位。有人借他一筆錢，找到房子可以託身，還有一架小鋼琴；他白天收幾名音樂學生，自己追求在音樂上進步，晚間戶外歌唱。如此勉強餬口之外，並在一年內還清借款。

在這期間，他研習腓力·巴赫(Philipp Emanuel Bach)的音樂技巧，並在琴上彈奏，日有進步。

在他住的房子，有一個頗有名為歌劇作詞兼詩人；經其介紹，認識了著名的作曲家兼歌唱家溥波拉(Nicola Porpora)。在夏季，他結識了一些音樂界和文化界有成就的人，使他的作曲和語文有顯著的進步。

海頓遇到了奧地利的貴族芬堡(Furnberg)家族。海頓寫的弦樂四重奏樂曲，頗受歡迎；流傳既廣，他的聲譽也漸高。不僅他可以收更高學費，也在上層社會中知名。他寫的奏鳴曲受到慈因伯爵夫人(Countess Thun)賞識，她跟海頓學聲樂和大鍵琴。

1759年，二十七歲的海頓，經過漫長的掙扎，有了固定的職位：經芬堡介紹，為莫爾欣伯爵(Count Ferdinand Maximilian von Morzin)樂團的指揮。生活免於憂慮，次年十月，海頓與瑪莉亞(Maria Anna)結婚。新娘比他大三歲，不能生育，不解音樂，而且暴躁易怒，有時把海頓的樂譜墊烤餅乾，偉大的作曲家很少家庭樂趣。

莫爾欣伯爵的家道衰落，以至連十六人的小樂團也難以維持，到必須解散的地步。不過，海頓已經超越失業的顧慮了。

1761年，喜音樂的愛斯哈滋親王(Prince Pal Antal Esterhazy)，是奧地利最有財富的王子，欣賞他早期的交響樂，聘他為副樂長，允許等樂長出缺，將遞補樂長。並有合約規定：他“將視為家族一員，並如此待遇，須穿制服，不得與低賤的人一同吃喝交談”；還要“應王之命，譜寫特別的音樂。”他接受了。這樣，開始他在艾森司台府邸(Eisenstadt)的工作，長達三十年。(在維也納以南約三十哩。)

九個月後，親王崩逝了。他的弟弟 Prince Miklos 繼承王位，性喜豪華，有“偉大的彌可樂斯”(Miklos the Magnificent)之稱。身為樂長的海頓，深獲寵信，待遇優厚，工作也極繁重。他得訓練樂團團員，校核抄寫的樂曲，負責樂團紀律，還得自己養護鋼琴並調音。在這些以外，他寫了大量的樂曲。自1766年，海頓為正式樂長。

彌可樂斯會一種古樂器巴瑞桐(Baryton)，有六弦，四十條共振弦，形似大提琴。海頓得放下作曲，以六個月的時間練巴瑞桐，前後並作了175首相關的曲譜。

海頓待人溫和，有愛心，幫助團員，有時得庇護他們，抵禦宮廷中人員的欺凌妒忌，勾心鬥角。團員們都敬愛他，稱他“爸爸”或“爸爸海頓”。“爸爸”有多老？他剛過三十，自己沒有孩子。

那是奧匈帝國時代，彌可樂斯王在匈牙利的境內湖濱，建造了一座新的堡壘，稱為Eszterhaza。那裡環境清幽，殊少塵囂煩擾，他率隨侍人員臨幸，仿佛仙境；建有宏敞的音樂廳，夜夜演奏，使人樂而忘返。只是對於侍從人員和樂團，久離家人，而且那不是為下級人員設計的，居住條件並不舒適。有的曠夫想到他們在家的怨婦，向“爸爸”申訴，求他勸諫不如歸休。海頓寫了“告別交響曲”(Farewell Symphony)；演奏者受指示，當個人的部分奏完，吹熄蠟燭，陸續挾起樂器，一個個各自離去。到最後

一名下台，善解音樂的王子，立即明白了弦外之音，第二天就下令打道回宮。

雖然他沒有離開過奧地利，到 1780 年，海頓的聲譽已經傳佈歐洲。他的音樂在法國，早自 1764 年就頗為風行，別的地方也有人紛紛來信表示仰慕。維也納的亞塔里亞(Artaria)出版他的曲譜。

1786 年，他應統治那浦勒斯和西西里的斐迪南王(King Ferdinand IV of Naples & Siciles)之邀，寫了六首協奏曲。

在維也納，海頓認識了莫札特(Wolfgang Amadeus Mozart,1756-1791)比他小二十四歲。莫札特向海頓學了四重奏的作法，並將六部作品題獻給他“親愛的朋友”；海頓的作品，也受莫札特影響。二人建立持久友誼。

1787 至 1789 年，他應邀寫了巴黎(Paris)交響曲，可能是他一生最成功的作品，以後繼續寫了另外五部，為法國人長久喜愛。

歡樂不能為君王更多停留。1790 年九月二十八日，彌可樂斯崩逝。繼位的新雇主不喜愛音樂，遣散了大部分的樂團，只留下少數歌唱的，好參與宗教儀式；海頓幾乎是支乾薪的空頭指揮；但給他豐厚的養老金，讓他閒著沒有指定工作，好在也不限制他行動。海頓服事了累代的愛斯哈滋王家，終於還他自由身。

但用不著耽心賦閒。就在這時候，那浦勒斯王邀請他去；同時，英國撒樂門(Johann Peter Salomon,1745-1815)，波昂出生的小提琴演奏家，作曲家，成為倫敦有名的音樂演奏會經紀人。特地遠來，以優厚的條件聘海頓前去。付給他三百英鎊，寫一部意大利歌劇。(幾年前，約翰·衛斯理在他的日記中寫著：他一年的食住加馬的草料，是三十英鎊。)另外還有交響樂，四重奏，聖曲，皆有厚酬並分利潤。

海頓沒有出過國門，年將六十，暮年遠征，朋友們多數勸他不要接受。莫札特勸阻他說：“爸爸，不要去吧，你連人家的語言都不通。”海頓說：“全世界都通我的語言！”音樂是世界語言。海頓選擇接受撒樂門的合約。

撒樂門勸莫札特同去英國，莫札特謝絕了。在與海頓和撒樂門一同午餐的時候，莫札特哭了，說是恐怕今生不能再相見了。海頓也揮淚相對。果然，不到一年，在海頓回來之前，莫札特逝世。

1791 年元旦，五十九歲的海頓到了英國。以後十八個月，在各地演出，都甚受歡迎。貴族親貴，樂與他結交；約克公爵(Duke of York)邀他演出；威爾斯親王，後來的英王喬治四世，兩次命著名的畫家為他繪像，懸在伯金漢宮，表示景仰。各大報紙，包括素稱保守的泰晤士報(*Times*)，刊載他每一場演奏的消息，家誦戶傳。海頓其貌不揚，臉上有麻子，巨型的鷹鉤鼻子，下面兩條尺寸不足的腿。但英國貴婦們，為他瘋狂，爭以一瞻丰采為榮。同年七月，牛津大學頒授他音樂博士。

海頓步前代德國音樂家韓德爾(George Frideric Handel,1685-1759)的後塵，征服了英倫愛音樂群眾的心，凱旋維也納。

1792年，海頓離英去德國，因為愛斯哈滋王要這位名音樂家隨行，參加法蘭西斯二世(Francis II)在法蘭克福的加冕典禮。路過波昂，有人介紹二十二歲的青年作曲家貝多芬(Ludwig van Beethoven)，願意去維也納，接受他的教導。海頓同意了。海頓立即看出他的潛力，說：“他將來要成為歐洲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，我以稱為他的教師而自豪。”不過，海頓指出貝多芬有多務不專的毛病，相處並不十分相得；而且海頓太忙碌了，也不能對他多作指導。

七月二十九日，海頓抵達維也納，真可說是滿載而歸。他的載譽不必說了，經濟狀況也大有改善；在維也納郊區的宮本道(Gumpendorf)買了一幢舒適的房子。但更大的收穫，是他行囊中，有一部撒樂門找到的舊聖曲詞本，作者根據彌爾敦名著史詩失樂園中的創世記部分寫成，可能出自當年韓德爾的朋友迪蘭尼夫人(Mrs. Patrick Delany)手筆，原預備韓德爾作曲。海頓在倫敦西大教堂(Westminster)聽過韓德爾的彌賽亞演出，震撼而敬佩，希望自己也能有類似的作品。

1794年一月，海頓再訪英國，造成了更大的歡樂熱潮。朋友們和王族，都希望他留在那裡。但海頓謝絕他們的盛意。他在那裡住到次年八月十五日離開英國，回到維也納。

現在愛斯哈滋王族的第四代，彌可樂斯二世(Miklos II)在位，他要海頓重組樂團，只是規模不如前，每年只作兩次節期彌撒曲，事務清閒；並因為王常在維也納，正合海頓的心意。

1796年，西班牙的海港城市凱岱滋(Cadiz)，委託他作“十架最後七言”，在受難彌撒中使用，要求每讀一段經文，有十分鐘音樂間奏。至今仍然為人採用。

生活安定舒適，沒有工作壓力，似乎不是激起創作熱力的環境；六十多歲的海頓，情緒陷於低潮，頗有靈感蔽塞的趨勢。他同貝多芬談起；學生遞給他一本聖經，告訴他，聖經是靈感的泉源。他問：“從哪裡讀？”貝多芬說：“起初！”

“起初...？”

海頓想起了埋藏的寶貝，幾年前倫敦得到的迪蘭尼詞本。他請維也納的隨怡騰男爵(Baron Gottfried van Swieten, 1733-1803)翻譯成德文，據以構思作曲。海頓的生活敬虔，以後兩年，更是天天跪在神前禱告，像失樂園的作者彌爾敦在卷前的“祈求”，願聖靈煦育感動引導。據海頓自己說：他在作曲的時候，確實感到神的同在，啟示他，經歷屬天的喜樂，長久不忘。

聖曲創造(*Dei Schopfung*)完成了。以德文和英文出版。

1798年四月和五月，在維也納的施華新堡宮(Schwarzenberg)樂廳半公開演奏數場，獲得極高的讚賞。次年三月十九日，由海頓親自指揮，在維也納劇場公演，群眾大為轟動，而且感受敬畏的氣氛。在英國，及歐洲其他城市演奏，也都十分成功。

受到鼓勵，海頓作了另一聖曲四季(*Die Jahreszeiten*)是根據湯牧生 (James Thomson, 1740 - 1748)所作的“四季”詩，也是由隨怡騰翻譯，於1801年完成，同樣的大受歡迎。這是海頓的兩部名世傑作，至今仍然演奏不輟。

1808年三月三十一日，維也納全市熱烈慶祝海頓七十六歲生日，演奏最受歡迎的創造。演奏到一段，海頓在位上舉起手來喊：“這是上面來的信息！”貝多芬也在場，前來跪在海頓腳前，親吻這位舊日教師的手。海頓自己也深為激動，不能等到演奏完畢，即離席而去。此後，海頓未再公眾前露面。

1809年，拿破崙的法軍與奧國交戰。五月裡，圍攻維也納，炮彈落在海頓住宅附近。拿破崙派衛兵，駐在門外護衛。一名法國軍官，來晉見困臥病榻的老音樂家，極道仰慕之情，並唱了創造中的一段。風中殘燭的海頓，落下了歡喜的眼淚。不久，那名軍官戰死了。幾天後，海頓於五月三十一日逝世。他的臉上，表現安詳的光輝，含笑脫離肉身。

海頓的樂風明快，旋律優美，有巴洛克風格，宗教性的超脫，源於他的宗教信仰和敬虔生活。他曲譜中使用的超強音 *fff* (*fortissimo+*)，是音樂史上的首創。

海頓的原則，不是為取悅群眾，不是為自己發達，而是為榮耀神和造就人而作。在半個多世紀的音樂生涯中，作品甚多，包括交響曲，四重奏，歌劇，聖曲，協奏曲，奏鳴曲，有許多創新的技巧，為西方音樂留下深刻的印痕。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